

陈亮与应孟明

应逸

陈亮(字同甫,1143~1194年)与应孟明(字仲实,1138~1219年)同为永康在南宋时期有影响、有地位的显要人物,他们不仅是同乡,而且也是青少年时期经常在一起交游切磋的知交好友。尽管后来因各自际遇的不同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但他们的友情却没有因时间的推移和地位的改变而淡漠。虽然留存至今的有关他们交往的史料非常有限,但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些有限的史料中感受到两位先贤在八百多年前的那段情谊。

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期间,陈亮、应孟明与吕祖谦、林大中、徐子才、陈圣嘉等才俊们一起在灵岩石洞创建了濂洛正学书院,并切磋讲学、阐明义理,慨然以修治之学自任(张子长《孝忠事实》)。那几年往来论道的交游中结下的情谊应该是非常深厚的,以至事隔多年后,陈亮在写给应孟明的信中还念念不忘:

重惟少之时,猖狂妄行,乡间不齿,仲实以儒先生抚摩煦煦,若昆弟朋友;虽识者亦有不择交之疑,而仲实不顾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应孟明对比自己小五岁的陈亮不仅关怀照顾,而且也很宽容。尽管十九岁便写成《酌古论》并得到婺州郡守周葵的特别器重的陈亮难免自恃才高而有些猖狂妄行,并因此而受到一些故老乡人的诘疑,但应孟明依然与陈亮倾心相交。

而这种亲密的交往在隆兴元年(1163)的秋试后发生了改变。是年秋,应孟明、吕祖谦、陈亮一道同试漕台,结果却是应孟明与吕祖谦同登进士,而自以姓名落诸公间,自负不在伯恭(吕祖谦)后(《陈亮集》卷二十八《甲辰秋与朱元晦书》)的陈亮却意外地名列孙山。

从此,应孟明跻身仕途,历任临安府教授,浙东按抚司干事,乐平县丞、大理寺丞、福建提举、江东提点刑狱、知静江兼广西经略按抚使、浙西提点刑狱、太府卿兼吏部侍郎等职,至庆元四年(1198)致仕荣归,在官场摸爬滚打达三十五年之久,虽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却也兢兢业业,克己奉公,耿介无私,清廉自守,可谓不负平生所学。

而陈亮却屡试不第,但科场失意却激发陈亮走上了一条致力于建立经世致用之学的艰难道路。他以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魄四次给孝宗上书,又呕心沥血手著《中兴五论》,并与朱熹展开王霸义利之争,同时还写下了近百万字的论、策、问、序、跋、说、记、表、启、书、祭、铭及诗、词,并借助五峰书院这个平台,创建了影响深远的永康学派,成为永康历史上最闪亮的、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的“人中之龙、文中之虎”。

收录在《陈亮集》第二十七卷的《与应仲实书》是传递他们的交往信息最多的史料。这封信虽没注明写于何时,但信中有“去年秋,群试监中,有司以为不肖句”,应指淳熙四年(1177)八月陈亮参加国子监发解试,即太学解试,结果又遭黜落之事,那么此信应写于淳熙五年(1178)。信中给我们传达了如下信息:

一是因应孟明在各地任所奔忙,两人已有八年之久没有见面了;

二是这一年应孟明到临安面圣后调任福建提举,履

新之前回了趟永康老家,陈亮知道后想去拜访,但又因暑溽如许,不敢辄诣斋阁,因此就先写了这封信;

三是陈亮将这些年因科举不顺,以致日用之间颠倒错紊,如理乱丝,更无着手处。日复一日,终不免自弃等消沉的感想向老友倾诉,希望听到这位素所敬重的兄长的意见;

四是陈亮将自己领会的关于夫子之道、格物致知等思想、学术问题进行探讨。

五是陈亮注意到当时有很多士子百姓溺于佛教之说,有可能造成“中崩外溃”的危害,希望应孟明能发挥自己所处地位的影响对此进行打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陈亮与应孟明尽管一别经年,但友情依然,而且更增添了一份敬重。这一点在陈亮的《送徐子才赴富阳序》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亮自十八九岁,获从故老乡人游,故老乡人莫余知也,而陈圣嘉、应仲实、徐子才独以为可。圣嘉之与人交,仲实之自处,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愿学也。晚与一世豪杰上下其论,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去心,非直以交旧之情而已。说明陈亮虽与朱熹、吕祖谦、辛弃疾、陆九渊、叶适、陈傅良等或大儒或英豪往来论道,私谊交厚,但与应孟明等少年时交游的朋友的感情,就如深埋地下的陈年老酒,历久弥醇,历久弥香。

因彼此人生道路的不同,陈亮与应孟明在思想观点、处世哲学等方面是存有差异的。比如在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事功学说与以朱熹、吕祖谦为代表的理学唯心主义学说的论争中,应孟明应该是倾向于朱熹的,这从应孟明的六个儿子竟没有一个在陈亮门下受业,却遣长子谦之、四子懋之和五子纯之师从考亭之学就再明白不过了。

又如光宗受孝宗的内禅之礼,登基后,三年间竟然听皇后之言而拒绝去重华宫朝见太上皇,这种大不孝的行径使满朝百官都十分不满,应孟明也跟百官一道屡次引福力谏。但在绍熙四年(1193)陈亮参加廷试的策对中,为光宗的大不孝进行了辩解,他也因此而被光宗亲擢第一。对此,应孟明虽素知陈亮并非很多士大夫议论的那样有意阿谀上意,但心中肯定是有想法的。

尽管难免会有分歧,但他们在“抗金复国,北定中原”这样救亡图存的大原则问题上却是高度一致的。复仇自是生平志,勿谓儒臣鬓发苍的陈亮一生为“恢复中原,报仇雪耻”而鼓呼,其生平议论,以“虜仇未雪为国大耻。六诣天阙上书,皆主恢复”(李幼武《陈亮言行录》)。而应孟明也深以朝廷“臣事金主,议和偏安”为耻,并在主和派弄权庙堂的情况下大胆地在定官轮对时“首论南北通好、疆场无虞,当选将练兵常如大敌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呼吁朝廷不要以粉饰太平于一隅而自欺,而应砺兵秣马、枕戈待旦,时刻准备抗金复国。正是在应孟明的教诲和影响下,他的儿子应纯之在兵部侍郎兼京东经略按抚使任上,亲率所部拼死抗金,直至力战身亡。”

据此我们可以想象,在某次没有被记录于文字的重聚中,当应孟明和陈亮谈到抗金复国的话题时,气氛该是如何的激昂热烈,两颗睿智而忧国忧民的心碰撞出的火花,是何等的令我们悠然神往。

走山

雨桦

走山,顾名思义是在山里走,但与寻常游山不同,是在没有现成山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

我们这支一行六人的小小的走山队,要在丽水深山大山坳里转上一天,攀山穿林,寻幽探秘,顺便挖点可栽培的兰草什么的。

队长估摸着有四十多岁,中等身高,黝黑,精瘦,话不多。先是见识了他在逶迤曲折的盘山公路上行云流水一般的驾驶技术,再领略了这山里汉子履陡坡如平地的走山技能。这走山可能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就是像队长这样,直立着踩踏山石泥土、树桩枝桠,山坡蕨蕈林叶、蔓生老藤,竟仿佛纷纷为他让路一般。那山坡高不止六层楼,他大约二十来分钟就到了山脊上,这还要算上中途绕到左右两侧采兰草的时间。

第二种不用细说了,因为没见过,大约就是像攀岩那样,速度快,上下肢配合得好。

我是第三种。队长一路说了一些诀窍,让我们直着身子走,这可怎么做得到哟。我匍匐在山坡上,当时的第一个想法是我还没买保险。第二个想法是,本人现在面临有生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谁都没法帮我,得自己努力爬上去。我本来没什么胆量,当时却被激发出很大的勇气。因此当我爬到山脊,队长说:你真是好点勇呢。

总之,我没死也没残。我不敢把当时的情况告诉我妈,她知道了肯定要骂我的:冒这种险,真是找死。

事实上,在攀爬的过程中,我只想感恩。我的双脚踩着那些山坡上旁逸斜出的大小树木,它们的根部牢牢托住我的体重,我的双手紧抓着上方那些树桩或树枝。队长说,手指粗细的树枝就足以挂住一整个人了,韧劲大。

我心想,要不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生灵将根须执着地伸入山体,深深地扎根于此,又怎能托起我们这一个个的生命?生死攸关的时刻,却前所未有的地感受到,如此接近自然,攀爬着,匍匐着,生命是求来的。

满山的树的生灵啊,我此时将性命交托于你,让你们以生命承载生命,假如你们一个扎地浅,我的小命可就交待了哟,可千万要托住我。

我的祈祷应验了。顺利走上山脊,又沿一条极险的羊肠小道走到山的另一面,便是下山的路了。

山坳里阳光正好,洒在一排排整齐如哨兵的茶树上,也洒在浓绿的竹海里。那光影摇曳着,绿竹林那波浪起伏的样貌,翠色欲流,化作一汪碧泉,只一眼,就让登山人渴意全消。

我回头看了一眼大山,又转身向前,长舒一口气,见山脚有一户土坯房的人家。我们要出山了。

新诗看台 永康日报、永康市作家协会主办
山川大药房友情协办

把日子过成诗(外二首)

汪彩明

禅修静坐,度过漫长的冬天
我蓄势待发
等待崭新的爱情抽出嫩芽

这,漫漫人生,滔滔永夜
醉了的人撕碎一封长长的信抛向天空
纯粹到发白,像雪花

坐于黑夜,坐于孤独,坐于寂静
简简单单地想一个人
不掺任何杂质

我把他想成我的王
驾驭我的思想
我的时间,我的诗歌,我的天空

春雪融化在枝头
时间紧迫,漳河水哗哗地流走了
我所剩的时间不多

把每一天捏得细细地过
到过书卷里,到过歌声里,到过花草里
十里春风来,长琴静候桃花

虚构一个爱人

你在冰上,我在冰下
春天声势浩大
我们彼此把彼此融化了
我的香水、我的妆容、我的精致
被夜摧毁
风,解开最后一枚扣子

木质的双人床
你在左侧,我在右侧
夜来,大海就开始荡漾了
一波一波的潮汐
月亮在空旷的春天被高高挂起
隔着万里山河

我虚构一个肩膀
用来哭泣,虚构一个怀抱
用来取暖
虚构一个你
穿行在我歌声与文字的质感里
从天荒到地老

立春

立春的意志辽阔
企图融化冰雪,走出小巷
左手挽起右手
一步步,像十四行诗走向蔷薇花
途径低矮的瓦房,
木质的窗

春泥,土壤,一位忧伤的姑娘
动作缓慢,一寸一寸掠过
风,也不再坚硬
骑上马背,
花香还在远方
透过曙光,在凌晨五点半
画出理想

百年山川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国医国药



山川大药房
义丰号地址 望春东路86号
电话 :0579-87830120 87126908
西站店地址 城北西路220号
电话 :0579-87117752